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永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　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三　附見三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魏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四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五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六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七
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八
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九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
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十一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二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三
齊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四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五
齊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六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七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九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　傳大士
隋鄜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一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九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 傅大士
隋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一
隋蜀郡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
二十二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三
隋蘓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四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
十五 法濟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傳二十六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七
唐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八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二十
九 智儼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
唐雍州梁山沙門釋叉德傳三十一
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二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三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毋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識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莫有闕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

時之竅又數餘化現示寫寺具提有
異術常送餉秪承莫有聞見而提視
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
玄武舘有一蟢蟢客曾與提西域舊
交乘馬衣皮時来造寺二人相得言
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見衷言不曉
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来
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比
秋耳歎心人面然生血食何足可尚
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尒勿輕他
縱使讀万卷書用未必相過也懐文
曰此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尒有
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
測高深圍圖蹄窖不殊井合提笑而
言曰此小兒戯耳庭前有一棗樹極
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恚已成就提
仰視樹曰尒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
文怙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鉤股標
㑎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秏
有何形兆計斯寔湯言也提指蟢蟢
曰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
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具立旁證提
具告蟢蟢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
能知者幾許成校幾許落死無校斷
許既了蟢蟢䍐開皮袋裏出一物似
令稱衡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

能知者幾許成校幾許菸死無校斷
許既了蟠蟠署閒皮袋裹出一物似
令稱衡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
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綫映眼
周廻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
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
丈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賸
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
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
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頭待
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
術耳但無知者謂我為聖所以不敢
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
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
便寢疾閉戶臥弟子竊於門隙視之
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臥相告同視
一僧忽效提還牀如舊遙謂曰門外
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尔
勿怯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
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
搜訪有人謂達有之乃收付滎陽獄
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大
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
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

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
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
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攣急不
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
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来蹋草並
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
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
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
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
疑沙門為賊収數百僧五繫縛之僧
明為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明
斬决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
纏小寛私心欣幸精到弥切及曉索
然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
監来覔不見惟有斷繩在地知為神
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返
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窣 蘇骨反 和本咸陽東
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
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
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
人並存居家大冨豪侈鄉閭縱横不
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
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

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都地獄解
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
續高僧傳卷二十五 第六張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
即其生地矣見有廟像戒夏礼敬處
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
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
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
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
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
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乱民苦
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
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
在城西古寺中素像手上寺有碑云
吾非大聖遊化為業文不具矣尓後
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風雨雷震
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
惟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鐫別頭
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遲其言
驗矣建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
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
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
容髣髴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
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
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
嚮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
續高僧傳卷二十五 第五張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

焉瑞像寺[illegible]
豁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
續高僧傳[illegible]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
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
物為頭終墜於地後周滅佛法僅得
四年鄴國弥喪識者察之方知先鑒
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
大弘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
煬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
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令模寫傳形量
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終異致令發
信弥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閑
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
敬自石隱慈舟延綏威嵐等州並圖
寫其形所在供養号為劉師佛焉因
之懲革胡性奉行戒約者殷矣見紀

道安制像碑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
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
矣泰弥恐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illegible]
悉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
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
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
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
[illegible]
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
閃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

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
見光明從户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
閒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
泰褰帷須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
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
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
泰故不疏耳

釋僧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
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
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
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
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
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
怯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
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
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
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
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
鬼將欲加手融嘿稱觀世音聲未絕
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
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
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
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劫引
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
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言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

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
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言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
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
然解脫見門猶閉閽司數重守之計
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
出門自開也既覺即起重門洞開便
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
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
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
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
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弥明琛
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
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
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
聲稱觀未逮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
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
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
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恠無
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
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
為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
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刧所得縛
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守死
而已刧引刀屬斫皆無傷損自怖而

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刼所得縛
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守死

而已刼引刀屬斫皆無傷損自怖而
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
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
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
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
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
文事包廣不具叙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橦涪人當任巴西
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賷獻物下楊都
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
還上蜀決捨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
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
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
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有法愛道人
高衒道術相徃觀之愛於彡中自以
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瓌偉
来舉繩牀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
馳去斯須復来舉牀如前復去俄尓
又来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
動尋尓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
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来
礼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
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徃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

礼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徃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遭輕誚士懐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舘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曽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鈎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躡水中忽有大鮑擎頭四顧来趣鈎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浯去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静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㯝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去而無勝業雖不生三途亦不生天堂還生浯去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加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㯝民見其坐去皆来嘆異礼拜供養敗俗行善弟子衛命靈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坐僧起

謂有大變執錫迸避須臾信報相亡

日無故叢悴又維那此日打鐘初不
發聲大小疑恠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謂有大變執錫進避須臾信報相已
終卒樹枯鐘嘶其遷化之晨也此
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
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
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
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
里有豆圓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
往祭謁林往居之禪嘿累日忽有大
蟒縈繞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
三歸受已便去因尔安帖卒無灾異
其山北涪水之陽素来無猿自林栖
託已来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
者云度水来及後林出山門猿還迴
度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産生生
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
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
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
侹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
猿遊雄悍不避惡狩常行仁濟感化
極多未卒于潼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
弘峻殊奇驍勇剃州廳事東先有

閑別齋由来屢多鬼恠時王建武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
弘峻殊奇聽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
間別齋由來屢多鬼恠時王建武臨
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
專住居二日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
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
上時簡目閉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
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
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欻然還入
壁中簡徐起澡漱礼誦訖還返如常眠
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
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
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
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
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
轒轀所擬舉城同隊收登城僧三千
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
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朗曰斬之
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
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
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煞帝弟赤
豎王亦同謙請乃下勅止之猶虜掠
散配役徒惟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障防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

散配役徒惟朗等數僧别付帳下及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障防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絶壁莫測淺深
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皷旗卒緪
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
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棲遑
捉緪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
至矣惟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
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
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
忽暗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
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
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
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
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
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亦
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即前行若朗
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
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
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
座講說輙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
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
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
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崐崘像岱山
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

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
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崐崘像岱
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
堂門常開而鳥雀無敢入者至今猶
尒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
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
奉法自資來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
沙彌死來已久見拜云違奉已來常
為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
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
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
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
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
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尒日無
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
自餘香火唄匲散在他邑後試撿勘
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
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
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
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
虛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
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
以魏普泰年行至衆山見飛流下有
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逐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

以魏普泰年行至梁山見飛流下有
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遂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

步水西流清而且徹帶渠藥草延
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
庭前穀穗縱横鳥雀殘食東頭屋裏
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
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内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没膝
四望惟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
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䯰掛
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
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
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
屋内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荅是
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
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
之作粥又往林中棗下取梨棗與之
令噉僧去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
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
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
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惟敢聞命彼
遂部别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
若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日不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
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
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
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
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步不無其理云
釋道豊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
第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
或云練丹黄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
無所不解齊高往来并鄴常過問之
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
肫勑置豊前令遣食之豊聊無辞讓
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
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撤牀見
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
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酉則東望
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
霊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
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
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當
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
特重旁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
側手指胷去你輩頗識真佛不詎龕
畫像語不能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日期我恙墮阿

俱手指胷云何葉處詎真俱不汝舍龍
畫像語不能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日期我恚墮向
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
驚禪及未發前與詣豊所徑即謂曰
汝兩月已来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
荅曰實見又曰汝鬧枕鬧遣作佛耶
荅曰實然豊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
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
即不發及豊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
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
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勞
力勤修道業便指竈旁去一方石遂
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沉愛通傳
以温敏見稱住鄴都大莊嚴寺研諷
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
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顧操弘
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
經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
覩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
中雖有穢汙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
通其意問何所學荅曰涅槃通以素
業相沿究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
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客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

□抽□窮□□舊大以經中深要及
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客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
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
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
一盞去客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頻
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
去通日令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
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去
藉乱不少何容更煩通因留之作衣
遺已臨別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暗
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来意非正
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
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
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
東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
敬謝前誡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
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臧
莊嚴定國興聖捴持等官寺百餘僧
爲一番通時亦夏預居石窟意訪竹
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
識通匆傳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
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
歎還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
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步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

莠還言及與事詐非虛若衆亦與馬
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
山阜見一老公手巾指額布裩短褐
執钁開荒二十餘畒還見羣僧放馬
而前曰何忽道人不依徑路僧去住
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
寺放馬蹴我生苗我見遮護被打幾
死今復將此面目来耶曳钁来逐群
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
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餧虎通即
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
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詠之聲通問
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来豈非
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
就通略叙離闊喜滿言情日下山小
寺僧徒馬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
雖然已能降童終須到寺相進數里
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院脩竹干雲
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
有十行皆鋪首銜環金銅綺飾貯以
粟豆旁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
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上須臾引入
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
曁臾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旁有

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
曡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一[illegible]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
過事者通礼謁却立和上命曰既住
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
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
房礼謁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
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輙
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
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
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
設中食食如鄰中常味食後引觀圖
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
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
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逄即以為意
但須諮和上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
為諮白和上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
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
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
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
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
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
步步返望更四里許欻見峯崿嶢巖
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
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二[illegible]
者舉鑊驗僧假為神怯令通獨進亦

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闢荒之地
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鑁駈僧假為神佐令通獨進亦
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
盧耶入大乗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
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
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
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
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
異鐘唄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
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
鄴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
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
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
都云神鉦迢遰於高巒靈響時警於
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
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工匠窮鑿
神人歎其諠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
臨罕逢靈跡而傳說多林往往殊異
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采近有從
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
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珎木美女
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
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
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

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

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
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三張

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
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曁周武平
齊例無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郭彌者
謝病歸家養素閭巷給聞内外慈濟
在懷先廢之僧悉通收養宅居讀誦
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之見一沙門
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
時乞食彌近門聲接乃還應曰衆僧
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覩四尋
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
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
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
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怯
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礼
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
大者在後乘虛舟舟南趣高嶺白雲
北迎霮䨴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
東趣巖壁休追作礼遂入石中此巖
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
言令斯亦感見衆差不可一准大略
為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諠雜
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四張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

稀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
并向鄴行達芰陵川失道尋徑入山
暮宿巖下室似人居逈無所見寶端
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横支懸磬去
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
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
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即令何姓
統國荅曰姓高氏号啓國寶問曰尊
師山居早晩曰後漢時来長老得何
經業寶恃已誦慱頗以自矜山僧曰
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
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
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率皆
如此寶驚嘆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
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
夫忘懐於万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
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
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
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
達鄴叙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聡詞令倫明
大小崇附齊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
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説戒時僧並集堂

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
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
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
竪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
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
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
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
騰四出追覔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
塚内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
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
嗔雲改變布薩妄充竪義刀膾身形
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
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
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乱欣然
而卒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不墜彛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為性
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宕歡醼為
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
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遂縱造
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悖流汗至
曉以瓮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黷謂是
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
因自各責柰何此諐遂改革常習返
形易性獘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

垢汗僂拭之眉毛一時墮手落盡
因自咎責奈何此讁遂改革常習返
形易性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
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
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
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
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遂
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
中不暫怠卒為練行僧也鄉川所歸
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扶
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為
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
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
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
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
馬朱鬉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
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
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
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
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
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
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
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
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指擊驚

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看賊徒被遂
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過指擊驚
散從此每日瑱恒凭希之紫葉阜不測
其卒
釋泱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撿聽
涉勞心遂兩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
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礼誦為先不輟
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
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
綱神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襟
衣來覩獻去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輙
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
食還怯失衣襟搜求寺內乃於獻所
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
綱房衣物被安狼藉滿庭并扇秤尺
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
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泰央獻
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
語獻曰伴衆撥多恚在紫陌河上惟
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
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
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
無奈之何忽迫不已便私貴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去當以一疋施

無奈之何怒追不已便私費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
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
閒見仍依付領於後弥勤本業遂卒
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
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覩其驢快
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
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
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吾心無
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
牆下黃衣人云勿煞道人若煞大禍
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辞往姊家叔又
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
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
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竟免加害雲
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飡挹具贍經
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
来過叔氏叔見當衢闡化深惟昔釁
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
為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示
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
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
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傅弘者體權應

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傅弘者體權應
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
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胷臆
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辟過
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
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
高祖乱弘道倫意釋門貞心感被来
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傅
公雙林明導時俗弖言莫知其位乃
遣使賷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来
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
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
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
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
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
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
石四徹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
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
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王輦昇殿而
公晏然箕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
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
救愍兵災乃然辟為炬冀攘来禍至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

動若動則一切不如且知㵼運將盡
救慈兵突乃然辟為炬莫撲来禍至

紀古傳作考身二十五 第三 目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
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温
暖色貌敷愉光采鮮潔香氣充滿屋
申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殯
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
其所在徃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
聲慟噎山谷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
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
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
相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
犬其狀偉大皆黄赤色不狎餘人惟
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
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餧
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
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輙為所咋朗任
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
嶺之表章服麁弊威儀越序扶策徒
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
花為志素乏聲哢清靡不豊乃潔誓
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
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
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聲

紀古傳作考身二十五 第三十一 目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

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爲
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聲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
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
朗脣吻不動而囀起咽喉遠近亮澈
因以著名然辟脚及手申縮任懐有
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醼
飲而嚌嚵賭肉不測其来故世語曰
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賭肉滿口頼或
復迴江洄泝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
無艤艃隨意所往雖淩犯風波晌息
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
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
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讃其聰悟朗聞
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撿校
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
往到礼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
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来何不
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
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
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
已後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
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唯唱
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
煞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財朝夕不息官人懼以爲怨緣遂幽于
縶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業往
来吴蜀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
滿兩舩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万貫
既瑧寶塡委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
驗呑海行賈達于梓州牛頭山值僧
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
尒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内發深
思惟曰吾在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
正法此說極乎若離要必當尒不如
沉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
樂哉即沉一舩深江之中又欲更沉
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
勞吾自他即又沉之便投灌口山竹
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鬚日對衆誓曰
不得道者終不出山即迥絶人蹤結
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匕焉而仙挺
卓不群野栖禽狩或有造問學方者
皆荅對善權宜符正則自初入定一
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唯客到其門潛
然即覺起共接悟若無人往端坐静
室寂若虚空有時預告當有客至或
及百千皆如其說曽無欠長時遭酷
旱百姓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

室窮若虛空有時預告當有客至或
及百千皆如其說曽無欠長時遣酷

旱百姓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
數日衆生何為嗜睡如此語已登即
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頼斯澤咸來
禱賽欽若天神隋蜀王秀作鎮岷絡
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
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因
戢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
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
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截軍
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礼因又天
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
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
之靜衆寺厚礼崇仰舉郭恭敬号為
仙闍梨焉仁壽年返于山寺卒仍瘞彼
釋慧岑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
三論深悟其旨㝡為得意名架於市
衆所推美詮每云岑之達解思力吾
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岑遊心
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惟一食
衣服麁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
風聞未出都偏弘十誦讃誘前修聽
者如市有問去今學大乘如何講律
岑去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者如市有閑去今學大乘如何請得
峯去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
所知終後屈一指將之雖伸還屈時
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蘄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
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
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撝曰
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廚庫
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
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没矣至期果然
乃返鏁其房挺戶門之端坐已卒遠
近聞之光赴闐閣各捨金帛遂成大
聚依言締構爵成名寺遠皆待馬自
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
堂用通礼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
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麁食弊
衣卒于終老開皇中来至江都令通
晉王時以其形質鄙陋言笑輕舉並
不為通日別門首俯遣不去試為通
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
所遊履必齎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

所遊履必賫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

續高僧傳卷廿六　第三十五　明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
何力耶荅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
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
後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請檀越安為
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
王入谷安見一僧著獘衣乘白驢而
来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
神通故来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
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凭鴟吻下觀
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
王者也尒後諸奇不可廣録大業之
始帝弥重之威轢王公見皆屈膝常
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
逸郭智辯釋誌公證公杯度一時總
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
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惟
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奏四方
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
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
火起出於内宮弥須慎之及至寒食
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
火死帝時不以為恠送柩太白資俸
官給然安德播於内外同諸侶惟眠

續高僧傳卷廿六　第三十六　明

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

火死帝時不以為懷送柩太白資俸
官給然安德猶於內外同諸侶惟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 明

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
溜每至卅許為異時有釋法濟者通
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
者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後主東都
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
有疥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
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
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勿護荷負
含生便尔坐卒剃髮將殯須臾髮生
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
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
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
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
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七人別日覵二十
五段通計十餘万疋斯並荷其福力
故各傾散家珎云
釋慧侶姓湯晉凌曲河人也少受學
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繼世莫識其淺
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
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豬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二十七 明

和日解脫首楞嚴豬尋解縛主因放

不敢前坐觀人造像惟竹坐者道行
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豬

和曰解脫首楞嚴楮尋解縛主因放
之自尓偏以慈救為業大衆集處輙
為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
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
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
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保奉其神
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
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
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
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楊都偲法師
所偲素知道行異礼接之將還山寺
請現神力保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
出屏長數十丈解齋衆寺佛殿上額
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
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
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
保終日以三衣襆遥拋堂中自云三
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内大衆
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
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康氏未詳何人形服僧
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

隋大業八年無何而来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

儁鑠非弥儁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
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撿宗緒莫從帝時感
之未能加罪擢令叉禁初不測其然
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耻逼
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
有據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
如常與諸言議曽無所及會帝往江
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
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
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
車駕當從此過尒等一時大叫云有
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
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揔放諸囚
叉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
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
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縶越王踐祚
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
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潜逸密遣三衛
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
預帷幄籌計剋害偽鄭世充倍加信
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
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
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跡審偽都之將
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礼敬之勅住化度寺數

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
敗也丙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續高僧傳卷二十五 第三十九 目
深知神異隆礼敬之勑住化度寺數
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合
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
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
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
乃去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顧其
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首冠幽極
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寔遵平等而
言調譎詭不倫和韻或去某法師者
見謗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
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摠持
顧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
慎之時以為卓異共恡輕誕及遭法
誌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
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
遠召藝僧遂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
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
供曽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
驚叫湧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
褁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徵兆也及
梟起逆諸軍並著老項栢額如其相
馬咸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
宇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續高僧傳卷二十五 第四十 目
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咸土當風

馬咸圍東都否階通塞遂惡罵曰
学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咸土當風
揚之後覆梟感逆黨並被誅剪長夏
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
無故來于雒邑賈逸者不知何人隋
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
讖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
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
經而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
暠者學行通傳逸因過之以紙五十
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
所因也後有諍起暠被引禁官司責
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
微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
卿有女欲為嫁婚因往市中唱令告
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礼贈廣索錢米
尅曰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
着耻遂密煞之埋在崖下經停三日
行遊一本上逢人言告被煞之事大業
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群小戲於水
側或騎橋檻手拚之云刎羊頭擬羊
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
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揚

諾師者揚狂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

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
詁師者楊在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
衣食啜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
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
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土後
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
和未思沿惡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
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珎禪師受
持定業珎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
性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重邃堪
為靈窟珎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
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
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内口銜
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
過中不飲即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
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𠦜用供常
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
寺是人也順時躬覲斯事更倍歸依
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未行化慶州勸
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
来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
給而莫委供所由来千人皆足嘗有
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憋

惡人皆患之責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緒而莫變俗既[illegible]人皆足當[illegible]
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慈

惡人皆患之責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如有閩從自後更無觝嚙其道發異
類為如此也嘗引衆驢山頁中栖靜
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
地示之令蟲移從不久往視如其分
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
有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差
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
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埵者生来患
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瘂順聞命来與
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
僧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
龍遂詭病僧言曰禪師既来義無久
住極相勞嬈尋即釋然故使遠近障
厲滛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
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
故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
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巠
覡所事躬為併當禎祥屢見絕無障
导其奉正也如此而萬性綿密情兼
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
閭曾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頤未果
者皆隨時指亦普得遂心時有讚毀

三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

闇曾莫二或復重瘉難治深凝者
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讃毀

三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
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
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
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
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
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
不涉世全不留心隨有任周情志虛
遠但服麤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
大笑之其不覺物情又若此也今上
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礼崇敬
儲宮王族懿戚重且戒約是投無爽
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
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
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
臨終雙鳥投房悲鷩哀切因即坐送
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
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
三周枯骸不散至今恒有異香流氣
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
四衆良辰赴供弥滿弟子智儼名貫
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慶而神用清
越振績京皐華嚴攝論尋常恒講
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

越振續京臯華嚴攝論尋常恒講
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
八二親重之便為取婦五年同牀揩
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
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畢累遂逃至并
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成返邑
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
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遂入解縣
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
因尓營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
住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
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教尠能如
理而英蘭時問義惟陳止觀無相思
塵諸惡賖節深會大旨遷彌重之語
諸屬曰尓雖孝通文義無擇昏明得
其妙者惟道英乎自尓儀服飲噉未
守篇章頗為時自作達者也聽講之
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為因事
呈理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
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
識故於事務遊觀役心使有重習然
其常坐開目如綫動逾信宿初無頓睫
後入禪定銷程異迹嘗任直歲與俗
爭地遂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後入禪定銷程異迹嘗任直歳與俗
爭地遂鬪不息便語彼去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絶色變
將欲洪脹傍有智者命其歸命搭不
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又行池側見魚之遊乃曰汝不及我
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
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
中惟弊玉瓮我耳又屬嚴冬氷厚雪
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
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
火炙煞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
自在誠難偶者晩還蒲州住普濟寺
置莊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縣東山
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羇遠故使
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
躬事搭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
跏坐為說禪觀時或獎其勞者聞法
不覺其疲一日説起信論至真如門
奄然不語怙往觀之氣絶身冷衆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咸講及遜捨
命去英百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
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及行中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遊捨
命去英百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
其衆曰遊公已逝相與送乎及行中
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
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急須收積明日
聞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
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
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
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遠世語
門人志廓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
耶廓以事荅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
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
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
相既現奄然申世近人以手循從下
而冷面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
十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
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
感羣鳥集房數盈万計悲鳴相切及
其終夕奕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
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
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
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哀屯
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
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
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

之僉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瘞

處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鳴咽不
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葬殮道俗爭

之僉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卽往
南鑿立龕之才下一鑁地忽大震各
攬草臨卧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
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樞所白鳥二
頭翔鳴樞上至于龕所廻旋而逝詳
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霊相氤
氳存亡揔萃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質長偉
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麁素衣而放
言來事多所剋獲年有凶暴毒厲流
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
或礼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
皆穰灾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
未然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
又以手指撝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
時雨至必如其言或鍠累廣狹澤潤
淺深亭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
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
壯年吞道惟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
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彌陀
池并鑄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
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爲
起白塔哲然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

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處處爲
起白塔茗然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
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
性度掉舉僅觀採恒帔敗納裙垂膝
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
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
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
以蔿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繿
縷為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
雖同僧住形有往来門無開閉同房
僧不知靈異号為狂者則聞之仰面
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
只為衣食往往遮障鏁門鏁櫃貴時
乱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
無在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餺飥寺
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輙往
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
行相投片無假謀自貞觀来恒獨房
宿竟夜端坐嘅嗽達曙余親目見故
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
初辝世壞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
穪悅乃入太白山不賣粮粒不擇林
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

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

稱悦乃入太白山不賷糧粒不擇林
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

逾晦序意用漢漠投解無歸經跨五
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
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
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
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
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避氷炎常
於講席評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
牟楯及至飲啖無異俗人達曰大乘
之學豈其尔耶若指聖懷斯寔凡庶
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
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為功
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
玄齡以夙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
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
從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杏
永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
難棄也貞觀已来稍顯神異往至人
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
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
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
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
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
其一言説導惟存離著所得財利並

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

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
其一言說導惟存離著所得財利並

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
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
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
與遂食從尔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
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内宿將軍兄弟
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
身肉都毀血汙不淨可作湯洗待沸
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旁人怖之
猶索加火遂合宅驚篤奉遂其寢處曾
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
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
倩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
及往勘當不失一文斯量虛懷定難
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
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數千而供
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各之達曰他
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
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轝充道而
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
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
今咸業京輦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
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